

# 佛像亦用酥油雕

□ 姜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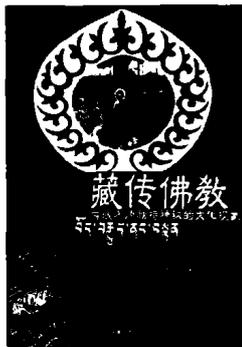
在藏传佛教的佛像造型中，还有一种以酥油制作的佛像，这是为藏传佛教独有的佛像造型艺术。它的用料，是加进了不同颜色的酥油。这种酥油雕塑艺术，相传起源于吐蕃王朝时代。在公元822年时，吐蕃与唐帝国在拉萨会盟，按惯例应以饮血的形式会盟。然而参加会盟的吐蕃一方主持人国师钵阐布却是僧人，按教规不杀生。聪明的国师于是命人用酥油制成了一批牛羊代替供品，这样便顺利地完成了会盟仪式。酥油雕塑艺术由此有了雏形。此后，黄教创造人宗喀巴在实行宗教改革时，亲手给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带进雪域的释迦牟尼像献上了莲花形护法冠，向佛身上献了披肩，还供了一朵酥油花及大量的供献和酥油灯，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大师实际上推动了酥油塑制艺术的发展。

酥油塑制的佛像，以别的质料不可比拟的细腻、柔圆、艳丽色泽，成为佛像造型艺术中的佳品。

藏传佛教精美的佛像造型艺术，来自于制作者无比的虔诚、高超的技艺和艰苦的劳动，笔者曾有幸亲眼目睹了酥油雕塑过程。由于酥油在常温下容易融化，而且为保持新鲜不能放置过久，于是酥油雕塑只能在三九严

寒的气候下完成。工作环境低温寒冷，其艰苦令一般人难以想象。在低温的条件下，塑制者要

完成下列制作程序：先用木料或麦草制成粗坯，然后用备好的酥油捏成雏形。接



着，把酥油与和好的豆面团放在水中使劲揉搓擦净手上的油渍，最后，把新鲜酥油放在冷水中，反复揉搓，拿出后，按需要掺和各种颜料，细心地堆塑雕琢……可见，进行佛像雕塑的僧侣艺术家和民间匠人们，是把全部的虔诚和才智都融入了他们视为神圣、至高无上的佛像造形中去了。

在此应提及的是，有一批来自域外的僧侣、匠人们，也把他们的虔诚和才智留在了这块弥漫着佛教气氛的雪域上。曾为拉卜楞寺院塑造弥勒佛殿未来佛像的尼泊尔匠人们，于公元18世纪来到拉卜楞寺。他们不仅为弥勒佛殿塑造了那尊高八公尺，阔额高鼻、方颐薄唇，略带尼泊尔人形象的鎏金弥勒佛（也称未来佛）大铜像，而且当工程完成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永久地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那些尼泊尔匠人的后裔，在拉卜楞寺附近居住下来并形成村落。他们与当地藏族同胞世代和睦相处，过着平静的生活。

（摘编自《藏传佛教》海南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1版）

# 死海古卷

□ 秦轲 郑明

1947年春季的某一天，贝都因为一个名叫穆罕默德·迪布的牧羊童遇见一件倒霉的事情：他的一只羊跑丢了。为了免受父亲的老拳，穆罕默德在死海北岸的沟壑里，翻上翻下寻找他的山羊。他在瓦迪·库姆兰悬崖上发现了一个洞口，“羊会不会跑进里面去了呢？”穆罕默德把一块石头扔进洞口，听到沉闷的声音。看来这个山洞很深。他不敢下去看个究竟，因为他担心里面有杀人如麻的土匪，或者有老人们常说起的吸血蝙蝠，还有眼如铜铃的魔鬼，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

第二天，穆罕默德带了两个同伴，钻进山洞。洞里光线很暗，弥漫着淡淡的腐臭味。他们没有找到丢失的山羊，却发现了几个陶罐，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些麻布团，麻布里面是腐朽的羊皮。他们很沮丧，但还是挑了几张好一点的羊皮揣在身上，想到市场上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换几文钱，弥补丢羊的损失。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那几张破羊皮是价值连城的犹太教文献。埋没了千年之久的死海古卷重返人间。

库姆兰最初的这几张羊皮纸辗转在古董商和文物收藏家之间，最后转到两个人手上。一位是耶路撒冷圣马可修道院的大主教叶休·塞缪尔，另一位是希伯来大学考古学系主任苏肯尼克教授。前者收藏了四个古卷，后者则买到三个。

塞缪尔请美国东方研究院的专家们鉴定他的收藏。东方研究院成立于1920年，下辖20所大学、学院及神学院，曾多次参加《圣经》考古，是这一领域的权威研究机构。专家们粗略地看了一卷，断定它们是早期的圣经文献。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卷，长约7米，上面是希伯来文的《以赛亚书》全文。东方研究院专家们的初步结论令塞缪尔喜形于色——这位大主教梦想大捞一笔。苏肯尼克教授和他的儿子雅丁则认定这批古卷是犹太民族的文化遗产，对即将建国的以色列来说，其象征意义难以估量。在两种不同动机的驱使下，他们竞价收购古卷残留部分。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神秘源》）

（高 浚摘自《神秘源·影响人类文明的十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2003年8月第一版）

